

歐戰單鱗魚爪



美國新聞處印行

我爲什麼作戰

傑克·朱羅斯基士作

我所以作戰，因爲我的一雙眼睛不怕看別人的眼，因爲它們看見過幸福，也看見過痛苦；因爲它們是自由的。

我所以作戰，因爲我兩隻耳朵會聽得到一個問題的兩面；因爲它們是知識的通道，而不是複述的路途；假如我只會聽而不思，那我就是聾子。

我所以作戰，因爲我的嘴不怕說出我的意見；我雖然僅僅是一個人，我的呼聲却能幫助我鑄造我的命運；因爲只要我願意，在什麼地方我都可以說話，或者寫封信在報紙上發表，或者請求國會議員提出了質詢；當我說話時，如果受着威迫只能說出自己不願說的話，那就等於啞吧。

我所以作戰，因爲我只能跪在上帝的面前。

我所以作戰，因爲我的腳可以隨意行走，無需護照便可通過合衆國四十八州任何的；因爲我如果要離開我的國家，也不是由於受着威迫和利誘；因爲不論在鄉村田土在都市的高樓大廈上，無須得到任何人的許可，我兩隻腳都停留得下；因爲我的腳只能走過在指定的路途上，這兩支腳就等於癱了。

我所以作戰，就爲了上述種種的原因，同時因爲我有一顆曾在自由的學校裏受過訓

練的心，牠能自由地去接受或拒絕一切，自由地去思索或衡量一切，牠是一顆能認識思潮的動向的心而不是一潭盲從的死水；一顆受過訓練會自行思考的心，一顆好奇而懷疑的心，一顆既會分析又會陳述也能表白自己意見的心；一顆能夠消化從自由的刊物上得來的知識食糧的心——因為假如是一顆不會思考的心，那只是一副奴隸的腦筋。

我所以作戰，就是爲了那些別人說過而且比我說得更好的目標——『獨立宣言』中所保證的『生活、自由、幸福的追求』所有人類所不能『割讓的權利』；和林肯所說的『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

我所以作戰，爲了我可追念的往事——我兒時的歡笑和嬉戲，母親的敘說爲什麼父親和她要在那轉變的世代中來到了美洲，以及我在高等學校的畢業，我第一次的投票選舉，我初度和女孩子相處的時日，眼看日益進步的周圍環境——街道加寬了，新的建築代替了古老的陋巷。

我所以作戰，爲了我所期待的戰後的生活，因爲那時的生活一定會給我們良機和安全，以及讀、寫、聽、想、說的自由。爲了像從前一樣，我的家將是我的城堡，牠的吊橋只是當我所邀請的朋友來到時才放下；因爲假如我不參加作戰，生命本身就是死亡。我所以作戰，因爲我相信進步而非反動；儘管我們有許多錯誤，可是在我們生活的方式中，希望在滋長。

我所以作戰，因爲我希望我的孩子生長在自由的世界裏；因爲把我祖先留給我的自

由的產業傳給後代是我的責任；因為假如我們失去了這份產業，仍然生男育女那就是造孽。

我所以作戰，因為這是我的義務；因為自由的人們必須爲了保存自由而去作戰；因為當一個國家或一個人的自由被剝奪的時候，所有的國家和所有的人們的權利都受到了威脅；因為我曾經有過選擇的機會：作戰或不作戰。

我所以作戰，因為法西斯蒂主義在威脅着我們，那是我們從未受過的威脅；因為只有懦夫才不會起來自衛。

我所以作戰，因為我寧可慷慨地死去而不願屈辱地活着。

我所以作戰，因為只有今天從事作戰才可以獲得明天的和平。

我所以作戰，爲了我熱望着我以後的人們將不再從事戰爭，但我却知道，假如他們必得作戰的話，在危急的時候，他們自會挺身而出的。

我所以作戰，爲了要保存自由。

到了英國

J·斯坦倍克原作

一九四三年六月英格蘭某地 我們離陸地已經很近了，這天早上鳥聲把我們叫醒，有一隻大飛船繞着我們飛行，隨即急飛而去報告我們的到達。此行全沒有遇到困難，就在艦上的指揮臺上發現了敵人，我們也全不會知道。從指揮臺，傳下了消息我們今晚就要登陸了。士兵們成排地站在船欄，把每一塊低垂的浮雲都當作陸地。我們越走越近，到達的距離也越縮短，而危險性也更增大了。船身不斷地在搖擺。這一帶海水是最危險不過的。

一層薄霧罩在地平綫上，從那兒飛出四駕噴火機向我們追來，又像發怒的蜜蜂一樣圍着我們。牠們飛得那麼近，簡直可以聽見機翼尖銳的摩擦聲。牠們圍着我們飛了好一會，然後離開，隨即有別的飛機來代替牠們。

下午透過了雲霧出現了陸地，當我們走得更新近的時候，就看見了優雅的房舍和優雅的地方，古老而整齊，人們都驚奇地看着。他們大多是第一次看到外國的地方，而每一個都說這和他所熟悉的某一些地方相類似。有一個說這看起來像加利佛尼亞多雨之年的春天。另一個認為像凡爾蒙(Vermont)。大家都擁到船舷的窗眼和船邊的欄杆來。運兵艦駛進了港口就投下了錨。牠的周圍全給船艦和海軍部隊包圍着。兵士們要乘駁船登岸

，不過還得等候，因為下船要比上船複雜得多。士兵們很容易迷失或歸錯了隊。

夜來了，長官們集合在參謀室中，直等到輸送他們的兵員的辦法作了決定。輸送事宜費了大半夜的時間。在指定的時間之內，每一個單位必得到達其指定的地方，在那兒就會有一隻駁船轉載他們登岸。在岸上就有兵車在等着他們。那是完滿的一次渡海。沒有困難，沒有嘔吐，沒有受到襲擊。只是船艦上的辦事人員顯得緊張而疲勞。他們睡得不夠。經過了幾次航行之後，他們必須得到休息。長期間負擔這種責任，對於一個人是太重了。

早上來了大批駁船，擠在運兵艦的周圍。大鐵門打開了，隊伍走出來，走上小艇的甲板上。艦旁的窗眼，塞滿向下看的頭顱。這些是稍遲才能下船的一批人。小艇開行了，穿過小汽船，驅逐艦，和停泊在那兒的運輸艦而駛入海港。士兵們都感覺到了一個新地方。他們都懷疑地注視這個新陸地，正像一個人失了自信時候所取的態度一樣。小艇直向碼頭疾馳而去。

當駁船靠岸的時候，一隊穿着短裙的樂隊，帶着犬苗和軍鼓大吹大擂地走過來。粗大的樂聲震盪着空氣。這是世界上最軍事化和最戰鬥化的音樂，我們的兵士都擠在船欄的旁邊。樂隊走近了，鼓聲和笛聲大作，當他們走到前面的時候，士兵們都大聲歡呼起來。他們並不喜歡這種粗獷的音樂，這種音樂要經過一段長時間才能使人喜歡的，但是這種音樂中有些鉄一樣的東西却打進他們的心裏去。樂隊打了一轉便開回去了。這是作

得很好的一件事情。我們的士兵深深地感到一種榮幸。

從駁船的甲板上，兵士們可以看到被燒燬的沒有頂的房舍，落彈地點的瓦礫堆。這種景象的像片他們曾經見過，而且也讀過這一類的報導，但是那只是像片和報導。這是不相同的。駁船的踏板現在已經搭好了。兵士們背着沉重的軍囊，肩膀上掛着來福鎗，從斜陡的踏板奔向這個新的地方來。而在遠處，他們又聽到樂隊歡迎別的駁船載來的部隊。

運積在英國諸島上的作戰物質，沒有親眼看過的人，那是想像不出其巨大的數量的。每天有成百成千的船隻駛進英國的港口，卸下如山的供應品。一隻英國船可以在甲板上裝着許多火車頭和坦克車，並裝滿了千磅的炸彈，這些炸彈像雞蛋一樣躺在板條箱裏面，物資從海港不斷地流向貯藏處，而分儲在島上的各處，因為大量物資從來不堆集在一地的，轟炸的危險是太嚴重了。

因此，你會看到坦克車沿着公路奔向牠們分散的地點長達好幾里，成千成百的火車裝着軍械，卡車裝着糧食奔向軍需庫去。

就所有的準備來說，一個人會感覺得到，參加實際作戰的軍隊，比較起來是多麼的少。因為戰鬥的部隊只是一條蛇的頭，這些部隊在整個軍隊體系中所佔的比例是很渺少的，正像一個蛇頭對於整條蛇的比例一樣。這個廣大的戰爭是物資之製造，運輸，並供應使用這種物資的人們的一種程序，而且在運輸時所費的力量，比較大砲，飛機，坦克

實際上所發揮的火力還要大許多倍。

此外，在後方還有幾百萬人在從事生產，又有海員和伙伕，船隻的守衛者，絞盤工和巨型起重機的機手，鐵路人員，成千成萬的粗工，修理匠，焊匠，檢驗工人，貨車司機等。所有這些人都要過作戰訓練，甚至有些人也參加了戰鬥，但是這並不是恰當的。因為他們所要完成的工作是太重大了。

戰鬥發動了又停止，停止了又發動。但是供應工作却日夜不停地在進行。有一次戰爭在開始了，然而供應工作早已完成。因此，在籌劃各種供應的人員，對於西西里戰爭，他們就很少加以注意。他們老早就把全部供應工作完成了。

他們現在正在準備戰鬥，這些戰鬥，非到了明年春天不會發生，或竟停止不動也說不定。物資仍然不斷地運到西西里，但是運輸的方法，路線，以及數量，現在都已經全部決定，並準備着向歐洲大陸作劇烈的惡戰。我們要等到一切都已準備齊全，兵力已經大到萬無一失的時候，而到了這個時候，一進攻德國，德國只有完全潰敗之一途。

於是佔據了灘頭陣地，把供應品運上去，那些怕人的坦克車又來領先。在北非的德國人就曉這是那一種滋味，他們已經領受過這些機械的威力和利害。誰要擋住這些東西的去路那只有死滅。只有在兩翼作戰的人還能活着而想起那個滋味。

等到攻擊一開始，供應人員的工作就更加重了，這些人現在就要抱憾他們沒有得到參加戰鬥的許可。那就會有駕回沉船的海員的工作；穿着制服的鐵路人員的工作；清

除砲孔和建路造橋的工程師的工作；和管理車輛和搬運炸彈人員的工作，這就是他們的戰爭，不管他們能夠明白或不明白。

歐洲登陸設計之經過

L·華爾卡

在D日的兩年前，七月初一日大約是九點三刻鐘的時候，若干英美官員到達了倫敦格蘭斯文諾方場二十號的房舍中開會。按照指定的座位坐下，他們就開始詳擬取道法國進攻納粹德國的計劃。

從那天起一直到一九四四年六月六日盟國遠征軍在諾曼第海岸的登陸這一段期間中，其間所發生的事件，無疑地和任何的軍隊或者盟軍所從事的最艱巨的戰鬥行動是同樣地超凡卓絕的。下面是美國方面籌劃的經過，然而整個計劃都受着美國和爲進攻大基地的英國所共同領導的。

現在不妨一說設計的經過了，從那天起，設計者不只有一個而至少是有五個的全盤計劃的，每個有牠的隱名，而當會議進行時，出席者不時提到發爾康，馬達多，阿富汗，愛比，達馬拉克等（除此以外，後來又有一個以隱名，代替真名的托基。這種隱名代替真名的辦法，是因爲作戰部要求要保持祕密的原故。）

發爾康原是英國的計劃，於鄧克爾撤退後就立刻開始進行。就在這次會議前很久很久的時候，一切可供登陸的地區都已經選擇過。馬達多是空軍進攻的計劃——遠程的戰略轟炸計劃。

阿富汗是應付在假定上可能出現的緊急情勢的計劃。因此，儘速在北愛爾蘭駐防一支美國大軍。

愛比是諾曼第登陸計劃。達馬拉克是英國聯合王國的計劃——爲愛比計劃作人力和物力的準備。

就整個來看，這些計劃都需要展開人類歷史上最龐大的組織工作。美國陸軍在D日那一天必需有一百多萬大軍已經開到英國。美國和英國的陸軍供應部須得供給他們一百萬種的配備，和這麼多配備儲存的倉棧。工兵要在一千一百多個的英國城市中建築十萬座的房舍。空軍規定建造的跑道，全長等於從莫斯科到美國的公路。

爲了準備七月間的倫敦設計會議，美國於四月間就指派一個人負責。有一天，美國陸軍供應部部长索梅維爾將軍在五角大廈的辦公室中，傳見了工兵隊的五十二歲的二級上將李氏。『我們派你作歐洲戰場的物資供應部部长，』索梅維爾說——於是美國就開始爲達馬拉克和愛比計劃作精確的準備了。

李氏受命後還不到一個月，一九四二年五月二十三日就到了英倫，忙着爲七月間的會議作準備。那一次會議建立了各種計劃上實施的綱領，並特別檢討了李氏所提出的重要問題：陸軍空軍馬達多機場之修築。於是有好幾百個機場，都儘量在趕工。

聯合參謀部首長認爲馬達多計劃最爲重要，因此他們給牠以超過一切計劃的優先權——事實上，直到D日爲止，牠是繼續得到優先的待遇的。

因此，李氏率領下的工兵們就忙於建造機場網，這些機場網對於我們英國的弟兄們，確實好像太神奇了。馬達多的設計者計劃到一九四四年一月一日的時候，不論在英格蘭或蘇格蘭再不能添造一個機場了。事實上確是如此。到那一天，任何一架飛機，在英國上空任何地方三千英尺的飛行，都可以平穩地降落在三混凝土的跑道上。

當這龐大的建築在進行時，空軍人員就在實施馬達多的戰略計劃。他們把這看得很簡單，認為這就是要炸毀德國戰鬥機的工廠，炸毀德國煉鋼，橡皮，和石油工業，使德國作戰機構的心臟停止跳動。

因此英美的空軍中成千成百的專家們，就開始為轟炸目標編定詳細的程序。每一個製造每一種重要武器的德國工廠，都得調查清楚。牠的位置，產品，以及這種產品對於德國總產額的比率如何，也必須加以查明。比如說，只曉得赫爾廠出產巨量的人造橡皮是不靠的。還得算出（如實際上的上相同）牠的產量佔納粹人造橡皮總額的百分之二十九。又如如說，斯威福爾特廠球承軸的產量確實為總額的百分之四十。而且這些工廠的確在那條街道上，也得知道得確實無誤。

駐在英國的總部，於是擬定一個目標的系列和轟炸的程序；然後又把全部的轟炸行動劃成若干階段分期實行，每期的工作都有一定的期限。每一節的轟炸必須在指定的期間內完成，否則整個轟炸的效果就難收到成效。

各種計劃必須為特種任務規定出特種用途的飛機。某種戰鬥機負某種任務的保護之

實。除非這種情形經過仔細地研究過，否則就會發生很大的困難。

馬達多計劃常常會遇到許多阻礙。許許多多的意外事件中，任何一種都可以妨害到原來的程序，而需要重新改訂計劃。此如說，潛艇戰就是一個例子。我們現在知道，牠幾乎破壞了馬達多計劃。

當李將軍在四二一四三年間冬天正在建築機場的時候，德國潛艇星羅棋布，不斷地打沈載運空軍器材和飛機的船隻，其速度要遠出設計者所想像的之外。聯合參謀部的首長，因此決定潛艇的活動必須制止，否則原定的進攻計劃簡直無法進行了。

英國就調派原定執行馬達多計劃的飛機，的担任大西洋的巡邏工作。而在相當時機中，以英國爲基地的一些美國進攻潛艇的自由式機，和海岸指揮部的遠程機取得了合作，從英國海岸直到美國海岸組成一個大卵形保護着運輸線（海底工作則由英國海軍來担任）。

由於這種非凡努力的結果，在最初的三個月中擊沉的潛艇有顯著的增加，然而對於那些設計者，到達馬達多計劃的完成，前頭仍是遼遠的路途。不管打擊潛艇的飛機數量如何多，設計者的估計，必須經過冬季，春季，夏季，甚至於秋季，美國空軍才能得到完成馬達多計劃所必需最小限度的飛機。

然而工兵們仍在忙着趕築機場。「這樣的快，」據一個報告當時趕工情形的人說，「我記得去年還在跑道間採擷白菜心時，我們就開始使用跑道了。」

在這幾個月月中，李氏把他的總部從倫敦遷到鄉村一個城鎮，而在那兒爲達馬拉克計劃儘快成立其基本組織。

港口運輸是最先使他操心的事。軍務運輸部的人員分析各種的貨物，而使其和各種港口的條件相適應，這樣每一個港口都能得到最大的利用。克來德海灣中的港口，起重設備不夠，船隻主要地載運日用品。裝載坦克車的大船則指定停靠紐坡特港。裝載空軍炸彈的船隻駛往哈姆敦，裝駁艇的在利物浦起卸。

所有載運抵英的貨物，又由同一機構的運輸部悉心盤劃把牠們送到英國各地的儲藏站去。鐵路和公路因爲軍運頻煩已到破蔽不堪的地步，所以鐵路設備和人員也得從美國輸入。

達馬拉克計劃所需要的車輛爲五七、〇〇〇輛卡車（其中包括普通的車箱，冷藏車，和守車等），和將近三千隻的火車頭。大幫運輸車輛拆散後運到英國，然後又在太晤士河邊一個世界最大的車場中裝配起來。

我們進攻的訓練中心設在南部海岸的沙灘上，那兒的海浪被『試驗』過，發現牠和諾曼第的最相似。倫敦有個設計局，是訓練的神經中樞，精細地擬定出『策略』來。所有兩種進攻戰術的知識都被分析過衡量過。經過幾千次的實驗出後，證實了三十人一組——一隻戰鬥艇的人數——是最好的分組。步槍隊要多少人，剪鉄絲網的，噴射火焰的，火箭砲手，自動步鎗隊，工事破壞隊又要多少人？每一隊要有多少人，又按照怎麼的

程序前進？這整個問題包括了最精細的調度，因為任何一隊中只要少了一個人對於進攻的成敗都會有影響的。

一部分設計者和從事於達馬拉克組織工作的人員，奉調為另一個進攻計劃設計。這是北非登陸的托基計劃，這個計劃本身是到達諾曼第登陸計劃的一個階石。最初原定完全由英負責。後來高級將領們改變了主意——由英美雙方共同負責。

九月初的，很糟糕的發現了供給英國進攻北非的供應品必須加倍供應。運抵英國的大批物資（這些物資爲了諾曼第登陸日之用必需屯儲在原地這樣才有些人曉得每包每件是什麼東西又在什麼地方），已經藏起不易找到。正在托基計劃在北非展開之前，艾森豪爾將軍必需預備十九隻快船搶運軍火和器材，因為他不能夠及時在英國的儲藏處找到他所需要的東西。

本來英國會爲了我們儲藏下我們的物品，而且是在閃擊的情形之下盡他們的力量替我們藏起來的；我們的供應隊則在七月中旬以後才抵達英國。雖然如此，重新籌劃達馬拉克的船運，儲藏，兼籌並顧的措施，也顯然有了頭緒。最需要的一個制度，是把各種特殊的運輸品及其特殊的用途和運貨單聯在一起，這樣一來，每一個人都能夠由此而聯想到彼了。這是一個很簡單的一個制度，一個最下級的下士只要把他陪女朋友玩三分之一的聰明就能勝任了。

十二月中，負責運輸的軍官們，向李氏提出他們的計劃。這計劃叫作 I S S（分類

運輸的統一計劃），這是進攻計劃中的一種傑作。

整個體系是以一組密碼和字母代表。所有的文件都標上這些同樣的記號。在美國上貨的港口，先由航郵寄出兩份貨單的副本。當船上貨物裝滿時，該港口就發出一貨運的海底電報，只要一串數字和字母。而在海外的軍需人員，接到了電報就可以拿從前收到貨單來參照，因而確實曉得船上裝的是什麼東西了。假如載運先行寄出的貨單的飛機失蹤，或者貨船被打沉，而從貨運的海底電報的符號中，立刻可以補充兩份貨單，或另一船貨物。

一位美國空軍的軍官這麼說：『在英國的美國指揮官，現在就下令要五根線針也會找得到，而且只需一份鐘就曉得牠們在那兒，他們曉得每一隻箱子裏裝些什麼東西，又曉得牠們要送到那兒去。這個計劃想得這麼周到，甚至在D日登陸那一天，海灘上的軍火誰也採用同樣的辦法。我們可以這麼說：『在第六個軍火堆中，第二個口上，第四排，第三層上，你可以找到一個裝有三百個大門栓的一個箱子。』

但是不要以為這些設計者一經完成他們所訂定的計劃就算功德完滿了。會不會被接受還是另外一件事。英國人的脾氣是直截了當而熱烈，我們美國人比較踟躕一點。自然因為採用這種制度就意味到廢棄了百分之百的軍隊中現存的制度——重組美國每一個倉庫和每一個啓運港——這種改變是一種巨大的工作。

八月中索梅維爾將軍來了電報要一位軍官回到美國去並把這個新制度交給六千個主

管的長官。這種改變意味到美國每一個裝運港口和每一個倉庫其運用程序之重組。

在D日的兩年前，工兵們就爭論着愛比計劃中所需要的橋樑。他們認為法國鐵路每一哩要有三十呎，於是運用儲存在英國以備達馬拉克計劃實施之用。等到D日那一天，美國軍隊把法國每座橋樑都修復了。

工兵們給了一二五、〇〇〇、〇〇〇幅地圖供進攻部隊隨身攜帶。他們的潮水圖畫得十分精確，使我們的戰術設計人可以預測派出一隻船在任何時間中所接觸的海灘的確實地點，又可以知一個兵士在沒有掩護下必須越過的地點有多少碼長，和地形是怎樣情形。（這不像塔拉瓦之戰一樣，士兵們須涉水一哩路長。）蒙哥馬利將軍對此不大相信，有一天就派一架飛機去查驗什麼時候海水可能到達某一排障礙物上。結果一如圖上所繪。

就是在水底的障礙物，工兵也在圖上畫出來。一位負責設計的工兵軍官說過：『一根水底的木樁，甚至木樁上一個螺絲，我們也不會不曉得的。』圖上也畫明了海灘的地質構造。是片岩，是泥炭，或者是石灰石——以及這些地質的負重力。

英國皇家海軍的工兵，費了好幾月的時間，演習海底各種障礙物的破壞，直到他們曉得每種需要幾秒鐘為止。繼他們後，工兵海灘特務隊也演習掃清碎屑並計算其需要的時間。

醫療隊為要準確地計劃處理死傷的程序起見，早在一九四三年的秋季，就必須曉得